

鲁迅小说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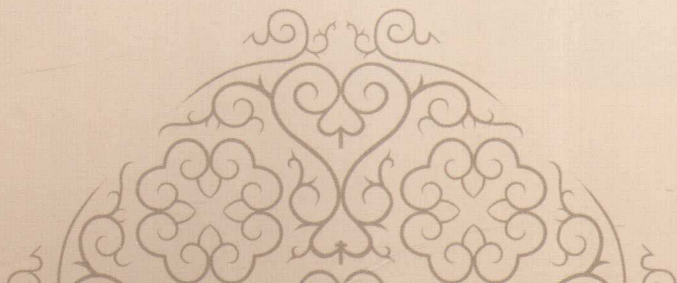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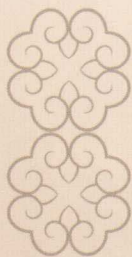
袁沙 王伟君 插图



鲁迅小说全集

裘沙 王伟君 插图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小说全集 / 鲁迅著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9.6
ISBN 978-7-5402-2081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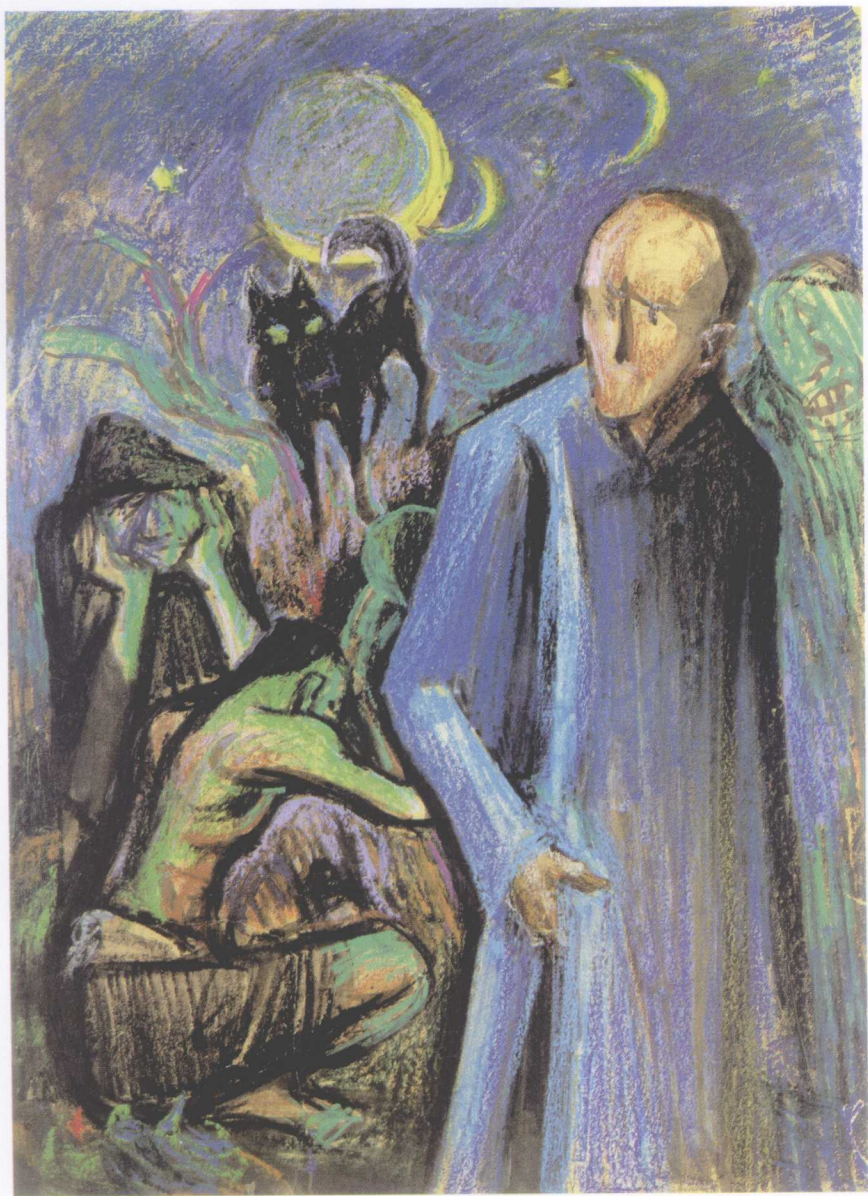
I. 鲁… II. 鲁… III. 鲁迅小说-全集 IV. I21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2706 号

鲁迅小说全集

作 者	鲁 迅
插 图	裘 沙 王伟君
责任编辑	张娟平
装帧设计	焦 丽
出版发行	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印 张	12
字 数	320 千字
版次印次	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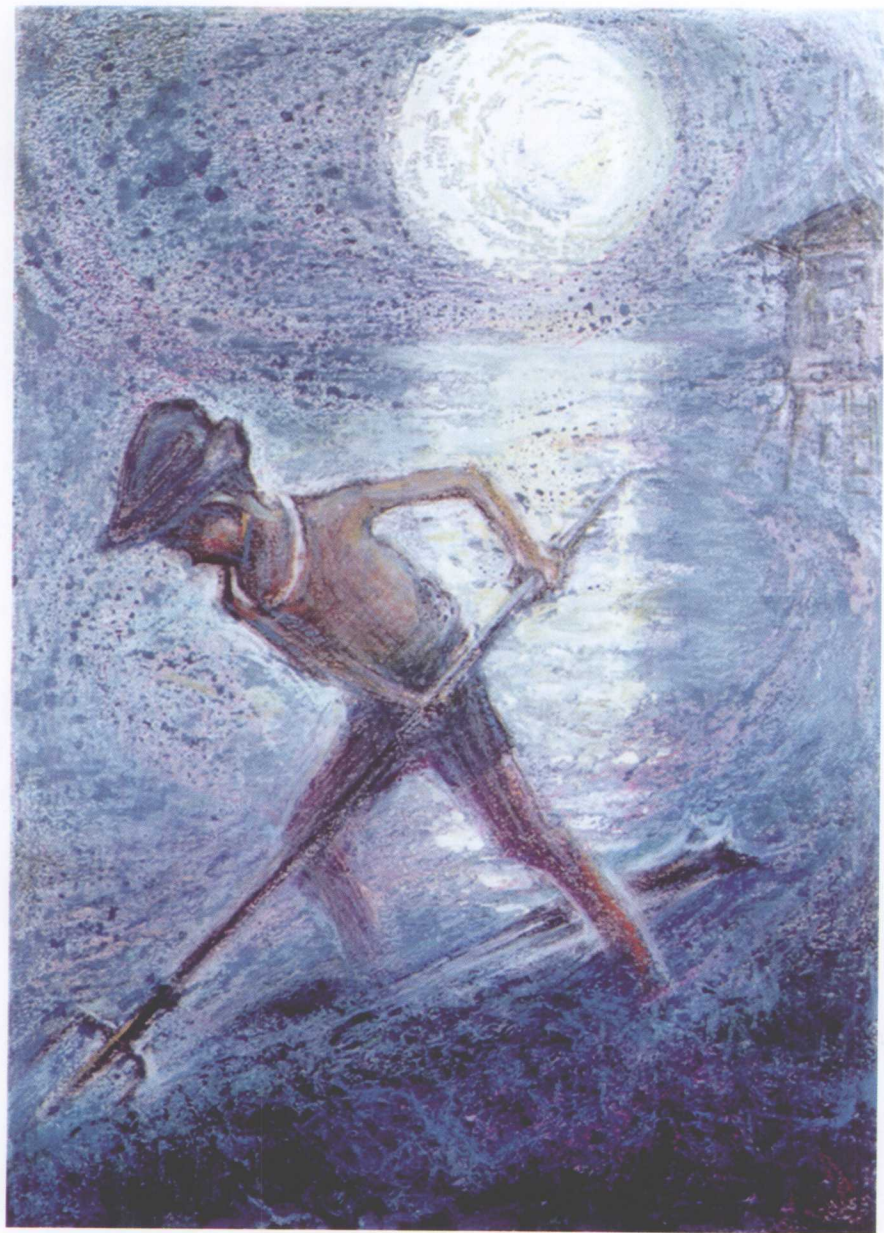
《呐喊·狂人日记》



邻舍孩子也赶热闹，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，一人一颗。

《呐喊·孔乙己》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这少年便是闰土。

《呐喊·故乡》



赵太爷跳过去，给了他一个嘴巴：“你怎么会姓赵！——你那里配姓赵！”

《呐喊·阿Q正传》



《彷徨·祝福》



我也不知道她喜欢深色还是浅色，就买了一朵大红的，一朵粉红的。

《彷徨·在酒楼上》



墨子在这里，真好像一个老牌的乞丐了。

《故事新编·非攻》



目录

呐喊

彷徨

故事新编

附录

鲁迅论小说创作选编

目录

呐喊

自序	/3
狂人日记	/7
孔乙己	/17
药	/21
明天	/29
一件小事	/35
头发的故事	/37
风波	/42
故乡	/49
阿 Q 正传	/57
端午节	/93
白光	/100
兔和猫	/105
鸭的喜剧	/109
社戏	/112

彷徨

祝福	/123
在酒楼上	/138
幸福的家庭	/147
肥皂	/154
长明灯	/163
示众	/173
高老夫子	/178
孤独者	/187
伤逝	/206
弟兄	/222
离婚	/232

目录

故事新编

序言	/243
补天	/246
奔月	/255
理水	/265
采薇	/280
铸剑	/297
出关	/313
非攻	/322
起死	/333

附录

鲁迅论小说创作选编	/345
-----------	------



呐喊

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「吃人」

自序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

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毕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